



## 蘑菇 / 馮勃棣

### 劇情大綱：

一個看似尋常的夜，兒子要出門了，母親卻千方百計不希望他出門，隱隱的不安與躁動瀰漫在母子之間。母親的安樂椅旁有一面牆，牆上一個洞，裡頭傳出了濃濃的蘑菇味，而母親食用著牆角野生的蘑菇，從洞中看到牆的另外一面展現著變幻莫測的美麗風景。

在這個母親百般阻撓兒子出門的夜裡，充滿了控制與過度的關心，兒子情緒也漸漸不耐，予以反擊。他們聊到了宛如禁忌的話題，在牆的另外一面的小房間中，到底發生過甚麼殘酷的事情？在野生蘑菇的催化下，母子之間的話題愈來愈偏執、愈來愈暴力，他們彼此控制與霸凌，像是恨的實踐，又像是愛的延伸，日常場景漸漸變形，母親開始驅魔，兒子開始殘暴撕裂母親的幻夢，一切漸漸失控的夜晚，都是從蘑菇開始的……。

「人類歷史上的每一場戰爭、每一次種族屠殺，都是感恩節晚餐時吵架的誇張版。」—— Eric Kaplan

### 角色：

母親：年約五十歲

兒子：年約三十歲

麥可·傑克森：必須看起來像麥可·傑克森

愛因斯坦：必須看起來像愛因斯坦

毛澤東：必須看起來像毛澤東

### 舞台：

空間越大越好，凸顯宇宙的遼闊，凸顯人類的渺小。

要有一面極大的牆，遮住了舞台後方，牆上有一個被打爆的、漆黑的洞。

一開始的空間，是一個客廳，一台冰箱，一個破了洞而堆滿雜物的魚缸，有一扇窗戶，而在牆面的洞旁，有一張躺椅，坐在躺椅上的人可從洞中往牆的另外一側望去。某些角落，長出了一兩株蘑菇。

## 第一場：蘑菇

（一開始場上有一台電視機，雜訊。）

（兒子拿著新的機上盒，去接上電視，幾個雜訊之後，電視螢幕出現畫面。）

（母親泡好了一杯茶，坐到了安樂椅上。）

（兒子轉動頻道，經過了新聞台、體育台、電影台，最後停到了類似 Discovery 科普類的銀河探索節目。）

（電視的畫質並不佳，裡面是宇宙、行星，各種天體運行的畫面。）

兒子：可以看了。

母親：嗯。

兒子：是要這台嗎？

母親：對。

兒子：又看宇宙頻道喔。

母親：要一起看嗎？

兒子：這一集講甚麼的？

母親：宇宙的起源。

（母親稍微將節目的聲音轉大一點，老舊的頻道，放出那種科學節目式的旁白，配合宇宙銀河的畫面。）

宇宙頻道：星星並非天頂的裂縫，宇宙有如機器，依照原理與法則運行，且是人類心理可以理解的。我認為發現這些法則，是人類偉大的發現，能告訴我們是否需要上帝才可以解釋宇宙。到底甚麼是「自然法則」？決定了過去、現在、未來如何運作。教宗說自然法則是出自上帝之手，而藍色星球是位於宇宙中心。事實上，創造宇宙只需要三樣東西，物質、能量、空間。

兒子：這是循環的節目嗎，好像看過啊？

母親：對。

兒子：這是開始還是最後啊？

母親：都是。

兒子：開始還是最後？

母親：都是。

兒子：對了，我下載了一些 app 在你手機裡，要叫外賣很方便，付費方式我已經幫你綁定了，網路的密碼我幫你輸入過了之後會直接連線，水管我也修好了。還有我貼了一個字條「再確認」在大門口，是提醒你如果有出去，一定要確定瓦斯和火關了沒有。

母親：你要走了啊？

兒子：對。

母親：去哪？

兒子：晃晃。

母親：甚麼時候了？

兒子：很晚了。

母親：外面很冷的，這樣穿夠嗎？

兒子：可以的，我怕熱不怕冷啊。

母親：但現在暴風雨，不要去太遠的地方。

兒子：暴風雨？

母親：鋒面很強喔，建議你不要亂跑。

(母親轉台，播報氣象的頻道。)

氣象：鋒面來襲，本市就有連續三天局部大雨或豪雨，須留意強陣風、瞬間大雨及雷擊，山區請慎防坍方及落石，低窪地區請慎防淹水。

母親：你是想被石頭砸死還淹死？

兒子：(看了看窗外)完全沒感覺啊。

母親：怕就怕你在半路上豪大雨來襲，躲都沒地方躲。

(兒子又看了看氣象，無奈坐下，並把氣象開到靜音。)

(電視中持續反覆播放著氣象頻道，是調到無聲的狀態。)

母親：要聊聊嗎？

兒子：不用吧，我觀察一下天氣。

母親：坐下了就聊聊吧。

兒子：聊甚麼啊？

母親：你啊，最近怎麼樣啊。

兒子：沒甚麼事啊。

母親：我泡杯營養食品給你吧。

兒子：今天吃過了啦。

母親：一個人一天需要好幾卡車的營養，你那樣吃根本不夠的。

兒子：我不要啦！

(母親起身去拿出一堆營養食品，瓶瓶罐罐、各種不同款式。)

兒子：媽，不要，我已經很飽了。

母親：你虛弱成這樣，我挑的營養素都是你欠缺的。

兒子：你挑了所有的營養素！

母親：一切都好嗎？

兒子：就沒事啊。

母親：最近在忙甚麼啊？

(頓，兒子沒有回答。)

母親：有必要在暴風雨出去嗎？今晚待在家吧。

兒子：再過一會兒還沒風雨我就走。

母親：有些事情想提醒你，多用綠蜂膠漱口可以防止喉嚨的細菌、拿東西要蹲下不要彎腰，要多喝乾淨的水，我們家的水是過濾過的……

(被打斷)

兒子：(搶白)媽，不要重複了我都會背了。

(頓。)

母親：昨天你去買晚飯的時候，我幫你打掃房間時，不小心看了你的電腦。



(頓。)

兒子：妳怎麼進我房間的？

母親：你沒關門啊。

兒子：亂講，妳怎麼進我房間的？我都換鎖了妳怎麼還有辦法進來？

(頓。)

兒子：說啊，還是妳又爬窗？不對啊，窗戶我也鎖了。

母親：我就是看不慣你偷換鎖，我們不是家人嗎？

兒子：所以妳是趁我不在去打了備用鑰匙……

母親：我幫你打掃房間啊，這樣也要嫌？

(頓。)

兒子：好，妳看到我電腦的甚麼了？我已經成年了，我做了甚麼成年人不該做的事嗎？看了甚麼檔案？就一些電玩和影片，還是甚麼硬碟讓妳要拿出來審問了？

母親：別緊張，我甚麼都沒看，我只是查了你的網路搜尋記錄。

(頓。母親拿出手寫的記錄唸出來。)

母親：你在凌晨兩點四十五分的時候搜尋了幾個毒品。

兒子：拜託，那只是好玩。

母親：還沒說完，你在凌晨三點多的時候搜尋了「失眠怎麼辦」，你睡不著嗎？多久了？

(頓，兒子沒有回答。)

母親：快四點的時候，你輸入了「交友網站」，你也在聊天室吐露了不少心事，到我看的時候還沒有人回應。但我擔心的是下面這個，你在凌晨五點多的時候搜尋了五個字，「生命的意義」。

(頓。)

母親：小寶，你怎麼了？

兒子：媽，我沒事。

母親：為什麼會搜尋這個，你覺得生命沒有意義嗎？

兒子：媽，妳可以放輕鬆點嗎？

母親：為什麼失眠？

兒子：就睡不著啊！

母親：多待在家裡吧，我可以照顧你。

兒子：我可以照顧自己。

母親：你跑出去多麻煩，家裡甚麼都有。

兒子：媽，這裡甚麼都沒有，只是一個空屋，倒是妳應該多出去走走。

母親：我哪都不去，腰痠背痛的，而且這個小洞看出去的風景就夠好的了。

(母親躺在躺椅上，從牆上那個漆黑的洞向外望去。)

母親：你看看那天上撒下的光、春意盎然正要吐露的枝桠，每一顆晶瑩剔透的露珠在閃耀發光，仔細聽，還有潺潺的流水聲，噢，當然還有那滿天的星辰了……

兒子：媽……

母親：托你的福，當年血氣方剛把牆攆破了一個洞，雖然不是甚麼太好的回憶啊，但這麼多年過去了，這牆後總算是長出了一片花園，你也來看兩眼就知道，何必出去呢？

(兒子走向牆面上的洞口，冷冰冰地往洞外望去。)

母親：美麗吧？

兒子：甚麼味道這麼重啊？(在牆面上嗅聞)蘑菇？

母親：屋頂有漏水太潮溼了，很多角落或被單都長出蘑菇了。

兒子：味道很重，妳不清理一下嗎？

母親：我喜歡聞。

兒子：這是蘑菇園嗎？我快吐了！



母親：要吃吃看嗎？其實不差。

兒子：野生的蘑菇是有毒的！

母親：這兒還有真空包裝的。

（母親去打開櫥櫃，拿出一個一個乾燥的蘑菇，放在桌上。）

（兒子見狀，愣住。）

兒子：誰給妳的？

母親：我請人去真空包裝的。

（母親拆開一個乾燥的蘑菇，用力吸了一口，隨即陷入舒服放鬆的沉吟狀。）

兒子：這麼嗆的味道妳聞得下去？

母親：要試試嗎？

兒子：我不行。

母親：我一開始也不行。

（母親再次沉吟，處放鬆狀態。）

（半晌。）

（母親望著那裡頭堆了雜物的破魚缸。）

母親：水有在流嗎？

兒子：哪裡？

母親：魚缸裡的水有在流嗎？

兒子：沒有流吧，有嗎？

母親：沒有？

兒子：有？

母親：有？

兒子：隨便啦。

（母親的專注力終於從那個堆放著雜物的魚缸移開了。）

母親：對了小寶，記得以前和你說過一條魚想要逆流而上的故事嗎？

兒子：嗯嗯。

母親：你知道那條魚現在在哪嗎？

兒子：在哪？

母親：它還在那。

兒子：噗哈哈。

（兒子噗哧笑出，母也笑了，兩人像講了一個心照不宣有默契的破冰笑話。）

母親：要把洞補起來我早就補了，每當有人來問我這個洞怎麼來的時候，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但我那時候就知道你很拗，你是個很拗的孩子，會做了不起的事情。你那時候幾歲啊？

兒子：忘了，十五、六歲？

母親：小小年紀怎麼打得穿牆壁啊？

兒子：我天生神力啊，媽。

母親：可惜你聰明不用在正途。

兒子：媽，我今天走了之後，妳就不要再掛念我了，不要老是重複說著過去的事情，妳也該多出去走走，學一些才藝、找鄰居講些八卦、或是去路上晃一晃也好。

母親：咚、咚、咚……

兒子：幹嘛啦？

母親：你在裡頭捶牆壁的聲音我還常常聽到。

兒子：又來了！不要每一晚都重複一樣的話題！

母親：新的話題你不聊啊。

兒子：我們有甚麼新的話題？

母親：生命的意義，為什麼你凌晨要搜尋生命的意義？這一次我不能再輕忽了。

（頓，兒子無奈。）

兒子：不知道暴風雨甚麼時候停。

母親：待在家裡吧，比較安全。



(兒子無奈看著新聞台，依然是各種氣象雲圖，強大的鋒面與警示。)

兒子：怎麼感覺這畫面看過了啊？

母親：看別的吧。

(母親轉台，再次轉回星際頻道，播放著宇宙的銀河與行星、衛星。)

母親：有陣子我真的以為你是被外星人抓走了。

兒子：妳甚麼時候沉迷於外星頻道的啊？

母親：看這種頻道久了，會覺得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很渺小。

兒子：沒有用的。

母親：你從小就很喜歡幽浮和外星人。

兒子：但媽，我沒有被外星人抓走過，我就在這，從小就在這。

母親：幫我拿個毯子來，我會冷。

兒子：毯子在妳後面。

母親：幫我拿來啊。

(兒子去拿了毯子來，遞給母親。)

母親：四季更迭的美麗花園，離我們只隔一座牆。

兒子：我沒看到。

母親：你是不看。

兒子：裡面只是一個破舊的儲藏室，媽，那是我被妳教訓和關起來的儲藏室，漆黑不見一絲天光，潮濕、有霉味，到底是能看到甚麼鬼頭啊！

母親：注意你說話的口氣。

兒子：這個洞是我從裡面打穿的，我知道背面有甚麼。

母親：你小小年紀是能懂甚麼？

兒子：媽，妳可以編新的故事，但妳無法改變我的記憶……(被打斷)

母親：(搶白)去把窗戶關上。

兒子：背面都是藤條聲、壓克力聲和慘叫聲，沒甚麼花園……(被打斷)

母親：(搶白)去把窗戶給關上，我會冷。

兒子：我還沒講完。

母親：去把窗戶給關上。

(兒子去把窗戶給關上，並疑惑地往外看了看。)

兒子：哪來的暴風雨？

(母親忍不住竊笑出來。)

兒子：根本沒有暴風雨，這氣象報告是怎麼回事？

(兒子不解地去看了反覆播放的氣象，再檢查了一下機上盒與播放器。)

兒子：這個氣象是預錄好的？難怪我看畫面一直重播，還下冰雹咧！

(媽媽得意地大笑。)

兒子：妳錄了暴風雨的氣象報告？妳甚麼時候會裝這些東西了？妳不是科技白痴嗎？

母親：是真的研究了很久。

兒子：妳瘋了，我要走了。

母親：欸，外面很熱，涼一點再走啦。

兒子：神經病。

(兒子拿起包包，準備離去。)

母親：扶我過去，我泡兩杯精力湯和素蛋白給你。

兒子：妳自己可以走。

母親：最近的節氣讓我關節痛。

兒子：妳自己可以走！

母親：我骨頭快散了，哎呀！

(母親站起來，卻不小心快要跌倒，兒子連忙上前攙扶。)  
(媽媽打開了櫃子，如山崩雪崩般的各式瓶瓶罐罐倒了下來。)  
(所有營養食品、膠囊、粉末等等堆疊成一座小山。)  
(母親開始沖泡。)

兒子：妳花了多少錢啊？  
母親：一生的積蓄。  
兒子：我會通通倒進水溝沖掉然後殺了直銷商。  
母親：你敢？這些都是我的退休金。  
兒子：我已經快撐死了！  
母親：噢對了，我一直輕忽了你的大腦和精神狀況，Omega-3 必需脂肪酸能夠降低憂鬱和注意力不集中，這你需要特別加強……  
兒子：停！  
母親：我常常做一個夢，我抱著剛出生的你，但你好瘦好小，從我指縫中滑走，我幾乎每天都做同樣的夢，我不能讓你再滑走了。  
兒子：妳的惡夢是妳要克服的問題，不是我的。  
母親：小寶，我讓你從無到有，你還有甚麼不滿足的嗎？  
兒子：因為我要走了，但妳不讓我走！  
母親：但你要去哪？我看到你上了很多聊天室，沒有網友回應你，你自拍、你賣萌、你發出求救訊號你甚至編故事，但小寶，沒有網友回應你，你出門要去找誰？外面有人在等你嗎？

(頓。)

母親：陪媽看一下宇宙頻道好嗎？這一集講時間的，很精彩的。

(兒子無言望著母親和宇宙頻道半晌，兒子不耐煩了。)

兒子：媽，妳多久沒有轉到新聞台了？

(母親望著宇宙頻道，沒有回答。)

兒子：看看新聞台嘛。  
母親：我討厭看那些亂七八糟的。  
兒子：是嗎？妳捫心自問是這樣嗎？  
母親：不要吵我，我要專心看。

(母親盯著宇宙頻道，打開了一包蘑菇吃掉，隨即發出沉吟。)

兒子：妳一天吃幾顆？會不會太多了啊？

(母親沉吟片刻，指著宇宙頻道中旋轉的星體。)

母親：有在轉嗎？  
兒子：是攝影機在轉。  
母親：那個甚麼星，有在轉嗎？  
兒子：有吧。  
母親：那甚麼星啊？好像飛盤。

(兒子看著母親沉吟放鬆的模樣。)

兒子：媽，我已經幫你下載好了一些 app，另外修水電和早餐店的電話都存在記事本了，網路密碼是家裡電話我已經輸入好了，應該會直接連線。

母親：搜尋「生命的意義」有查到甚麼嗎？

兒子：有，有兩億四千九百萬筆資料。

母親：看完了嗎？

兒子：看完了。

母親：得救了嗎？生命的意義有勸你去找份正當的工作了嗎？

兒子：生命的意義不講這些。

母親：傳宗接代？

兒子：欸，笑死人了。

母親：生命的意義有回答你，為什麼你最愛的女人會離開你了嗎？

(頓。)

兒子：講這個幹嘛？

母親：應該是受不了你的壞脾氣吧，和你那個一般人難以瞭解的腦袋迴路。

兒子：現在講這個幹嘛？

母親：我不忍心你再搞砸一段親密關係。

兒子：媽，妳知道我還是會難過的，妳偏要講。

母親：她為你留了長髮，是想說要拍婚紗照的。

兒子：妳怎麼知道？

母親：她來找過我。

兒子：她找過妳？她找妳幹嘛？

母親：她哭著跟我解釋為什麼要離開你，我有抄下來，我找一下喔。

兒子：不需要告訴我。

母親：你那麼愛她怎麼會留不住？

兒子：妳為何要故意提這個讓我傷心……

母親：妳應該對我心存敬畏的，媽甚麼都知道。啊，找到了。

(母親找到一張紙條，疑惑看了一下。)

母親：欸，小寶，「psycho」是甚麼意思？

(頓。)

母親：她說你是個恐怖的「psycho」，這單字是甚麼意思啊？

(頓。)

母親：(唸出紙條)「他不在乎我的感覺，情感欠缺者……他太過敏感了，稍不如意就精神虐待，毫無同理心，我受夠他了，我今天就要離開他，即便他快樂的時候非常可愛……」

兒子：好了，不要說了。

母親：「他的心智年齡還是個巨嬰」，小寶，這是柳小姐說的不是我說的……

兒子：好了，媽，不要講了！

(兒子靠近母親想要摀住她的嘴，制止她繼續說下去。)

(母親在兒子摀住嘴的逼迫下，仍奮力想要將紙條上的字唸出。)

母親：「攻擊性強大卻因為太過自卑而動不動就暴怒，耽溺在幻想中、過分自戀，他只愛自己，沒愛過任何人，是那百分之三毫無良心的人，我瞎了才會和他展開這段關係……」

兒子：夠了，閉嘴！

(兒子拿出幾朵蘑菇塞進母親的嘴巴裡，試圖摀住她。)

(母親掙扎，打了兒子一巴掌，想要繼續講下去。)

母親：欸，小寶，她還不知道你是個凌晨會上網搜尋「生命意義」的人耶！要我跟她說嗎？

(兒子忍無可忍，去將母親按在躺椅上，用枕頭蓋住。)

(母親在枕頭壓制下全身劇烈顫動，隨即慢慢地、慢慢地停止了。)

(半晌，母親毫無動靜了。)

(兒子拿開枕頭，驚恐地望著母親了無生氣的身軀。)

(兒子開始拖行母親的屍體，將屍體塞進了冰箱裡。)

(兒子驚恐，摀住胸口宛如氣喘發作，他去摘了一朵蘑菇，吃了下去。)

(兒子陷入了沉吟，望著天空，驚魂未定地躺在躺椅上。)

(半晌。)

(冰箱忽然打開了。)

兒子：噢幹！

(母親走出冰箱，手上拿著飲料和胡蘿蔔。)

母親：為什麼冰箱那麼多垃圾食物？少吃反式脂肪的東西。

兒子：妳沒死？

母親：我該死嗎？

兒子：天啊，媽妳嚇死我了！

（兒子去擁抱母親。）

母親：幹嘛？

兒子：我剛剛好害怕，我以為妳出事了！

（母親又去吃了一朵蘑菇，狀態更 chill 了。）

（接著，母親陷入了一段沉吟。）

母親：那個魚到底有沒有在游啊？

兒子：有啦。

母親：有餵嗎？

兒子：我來餵。

（兒子去魚缸旁，把魚飼料倒進堆滿雜物的魚缸。）

母親：我有一次看動物星球頻道，非洲有一隻駝鳥，看到了可怕的東西後，

嚇得把頭插進了泥土裡，你知道那隻駝鳥現在在哪裡嗎？

兒子：不知道。

母親：牠還在那。

（兒子噗哧笑出，母親也笑了，兩人像講了一個心照不宣有默契的破冰笑話。）

母親：為什麼那麼想要走？

兒子：每一次的理由都不一樣。

母親：到底是哪裡出錯了呢？

兒子：不知道。

母親：我不斷重複的惡夢，你從我指尖滑下，有時掉在柏油路上，有時掉進流沙，有時掉進瀑布，有一次你一掉下去就被獅子叼走了。

兒子：有些夢就是會一直做，很煩。

母親：我希望你永遠不會死，這樣我就可以永遠照顧你。

兒子：媽，我要幹大事，我不在乎甚麼死不死的。

母親：你從小就是個特別的孩子。

兒子：一切都無聊透了，我厭煩了一切。

母親：那你去找樂子啊！你找人開派對啊，你去交女朋友啊，你去學習語言啊！你去買把西瓜刀幹嘛？

（兒子冷冷望著母親。）

兒子：人不能為自己決定一個大日子嗎？

母親：幹大事不是這樣子的，小寶。

兒子：我會用最極端的方法讓傷害我的人記住。

母親：我傷害了你嗎？

兒子：媽。

母親：你是指我傷害了你嗎？

兒子：媽，不要對號入座嘛。

（頓。）

母親：如果我沒記錯，你也曾經是精力旺盛、活潑陽光的。

兒子：又來了，妳永遠都在否定我，以前覺得我逃走是怯懦，現在又說我以前精力旺盛。媽，我做的事情很累的，那需要極大的精力。全世界的躁鬱都壓在我的肩膀，從車頭走到車尾是條很長的路！

母親：太可怕的想法了。

兒子：還有逃走也不是怯懦的，逃走的路也很長的。

母親：你是我唯一的寄託。

兒子：這不是我的問題。

母親：你是我活下去的理由。

兒子：但我沒有任何理由！

母親：你搞砸了我的人生，真的搞砸了，你知道我性感過嗎？

兒子：甚麼鬼啊！

母親：我性感過，我以為自己永遠不會老。





兒子：甚麼啊！

母親：是你讓我老的。我很會寫詩的，我原本可以當個詩人。

兒子：妳還是可以寫啊。

母親：一邊幫你把屎把尿一邊寫詩？在你腸胃炎掛急診時在外面寫詩？以前我是專門收情詩的，我受過歡迎，我曾是舞會的焦點，多少人寫詩、畫畫、獻花給我，有錢人家也是有的。我放棄了荳蔻年華來迎接你，我處心積慮讓你活，你卻把死掛嘴邊，我布置一個溫暖的家，你卻只想往外跑，我一直在追你，你到底要去哪？

兒子：我沒有要去哪。

母親：你一直往外跑，沒有要去哪？

兒子：我不知道要去哪，我只是在逃離妳。

（頓。）

母親：（冷笑）那你的網路世界呢？你希望上面有誰來愛你？

兒子：誰都可以。

母親：但全員離線中！啊哈哈！

（母親嘲諷地笑了。）

（兒子氣弱了，他被說中了，他要反擊。）

兒子：那妳呢？整天看宇宙頻道，妳看到了甚麼？裡面有神嗎？

母親：我不是在找神。

兒子：不然找外星人？

母親：我是在找你。

（頓。）

母親：我知道你在裡面。

兒子：你找不到的，太大了。

母親：我多的是時間，你不在我沒事做。

（母親開始翻箱倒櫃找東西。）

母親：事情發生後，警方來你房間搜索東西，我很抗拒他們把東西拿走，我也不想收拾，好像拿走一點你的東西，我就失去了一點你，但我找到了一本你的日記本，我偷偷收了起來。

（母親取出了一本日記本。）

母親：我打開了那本日記本後才發現我真的很需要知道，小寶，你是誰？

兒子：我也一直在問我是誰。

母親：我看了你的插圖、你的文字，甚至你腦袋中在組織的軍隊，你寫下的那些化學名詞我一個一個去查了，小寶，你到底在幹嘛？好在，你還會寫一些詩，讓我知道你的靈魂還在。

兒子：哈哈哈哈哈。

（兒子放聲大笑。）

母親：你笑甚麼？

兒子：又在那邊靈魂來靈魂去的，我問妳，靈魂的精確定義到底是甚麼？

（頓，母親一時啞口。）

兒子：妳根本說不出個屁！靈魂只是個修辭，靈魂只是身體的內分泌！

母親：你走火入魔了，我今天要來殺你了，殺掉你腦中的怪物。

（頓，兒子開始露出優越的微笑。）

兒子：媽，我其實沒有犯下甚麼罪行，犯罪的是這個。

（兒子敲敲自己的腦袋。）

兒子：我是個空殼，我是左腦加右腦加上神經迴路，靈魂只是幻覺。

母親：我不想看你在永恆中受苦。

兒子：永恆？宇宙大霹靂到現在差不多一百三十八億年了，再七十五億年之後，地球會因為太陽膨脹而遭到吞噬，媽，沒有永恆，只有「很久」。沒有靈魂、沒有自我，只有左腦、右腦，我只是一團原子，over。

母親：你有流過淚嗎？

兒子：這面牆後的哭嚎聲妳是忘了嗎？

母親：那就是你的自我、你的靈魂。

兒子：那只是一團原子的物理震動。

母親：你的哭是真誠的。

（兒子忽然去打媽媽膝蓋，母親產生膝反應，腳翹了起來。）

兒子：妳的腳沒辦法不翹起來，妳沒有自我。

（兒子又冷不防地去打了母親的膝蓋，母親再次產生膝反應。）

母親：夠了。

兒子：妳沒辦法不變老，妳無法轉到新聞台，因為妳沒有自我。妳無法離開這個屋子，因為妳沒有自我！自我是甚麼？是個幻覺！

母親：小寶，你不是動物。

兒子：媽，妳根本不存在，也根本沒有我，右腦控制浪漫與奇想，左腦控制邏輯與理性，但是沒有一個「自我」去調節我們的左腦和右腦，是兩顆腦在控制我們，我們只是遙控飛機和一台電腦！

母親：看來你是準備讓你的左腦和右腦幫你頂罪了。

兒子：「我」存在於大腦各處。

母親：可以打開來看看嗎？

兒子：我只是一團原子，我存在於全世界！

母親：你最愛的女人說得對，你活在自己的幻想裡，你只是個巨嬰。對了，psycho 到底是甚麼意思啊？

（頓。）

母親：出事後，我常常會偷偷地在幼稚園外面看那些嬉笑玩耍的小孩們，我看到他們純真可愛過著歡樂的童年，但我知道總有一兩個小孩子長大後會變成社會敗類，我知道我不是孤獨的。

（兒子有點得意地笑了。）

母親：我在講笑話嗎？

（兒子停止了惡笑。）

母親：警察那天帶我去看監視器的影像，戴著棒球帽的你從五金行走出來，拿著剛買的刀具，我不懂為何一個寫詩的母親會生下眼神空洞的孩子？你寫下的那些文字暴力還不夠宣洩你的憤怒嗎？我是因為浪漫而生下你的，你並不是罪惡的結晶，我到底少做了甚麼？

兒子：妳知道嗎，當我拿起刀的那一刻，我獲得了這輩子沒獲得過的尊重。

母親：誰需要尊重？你需要還是你的大腦？

兒子：媽，妳學得很快。

母親：我不想講這些了，我累了。你不是要走嗎？你現在可以走了。

（母親去吸食了蘑菇。）

（母親躺在躺椅上，沉吟片刻，從那個洞中看出去。）

兒子：看到了甚麼？

母親：如碧玉一般的山，綠樹成蔭、鬱鬱蔥蔥、花團錦簇，各種植物在沒有白雲的藍天下爭奇鬥豔，遠方此起彼落的雪白應該是浪花吧。

兒子：（訕笑）現在又變夏天了。

母親：你還小的時候我帶你去電影街看電影，很多電影院現在都不在了，看電影時，我會偷睡覺，每次都被你叫醒，你到底是在看電影還是在看我有沒有睡覺呀，真是笑死我了！

兒子：我怕妳沒看到電影嘛。

母親：我是去陪你看的呀。

兒子：我那時不知道。

母親：所以我到底少做了甚麼別的父母有做的事才會變成這樣？

（兒子笑了。）

兒子：妳可以去看看電視節目，那些從外星人談到 NBA 的名嘴，忽然都變成了研究妳兒子的專家。

母親：一群混蛋，他們說的人根本不是妳。

兒子：他們想要說一個能理解的故事。

母親：那不是妳。

兒子：那是他們眼裡的我。

母親：都是捕風捉影，道聽途說！

兒子：他們做過專業的判斷，腦波檢查、核磁共振、精神鑑定。

母親：沒有人來採訪過我眼裡的你，他們想看的是我下跪！

兒子：他們必須理解為什麼社會上有我這種怪物，才會安心。

母親：一群智障，為了讓自己以為搞懂了世界，說一堆愚蠢的故事，這世界不是為了我們的智商而存在的！

兒子：那妳呢，媽？妳眼裡的我呢？

（頓。）

兒子：妳是先看到一個兒子，還是先看到兇手？

（頓。）

母親：事發後，我好像失去了當妳母親的身分和權力，他們好像把我當作一個，當作一個……

兒子：兵工廠？

母親：哈哈，兵工廠！

兒子：媽，妳知道是從哪一刻開始我沒那麼恨妳嗎？

母親：嗯？

兒子：我很久以前上過一個自殺論壇，需要註冊帳號。那個網站被註冊過了，有人在我電腦上輸入過密碼，妳是不是不會把儲存的密碼刪掉？

（頓。）

兒子：熟悉嗎？網站首頁的大字：「很遺憾你來到這裡。」

母親：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

兒子：我也註冊了，當我看著首頁說：「很遺憾你來到這裡」時，當我發現有人註冊過時，我看到了妳在那，在對我說：「小寶，我來過，不要怕。」從那之後，我開始好像沒有那麼恨妳……甚至有點同情妳了。

（頓。）

兒子：妳是甚麼時候註冊的，事發之前還是之後？

母親：胡說八道一堆荒唐話。

兒子：媽，我們都需要相信一個故事。

母親：你可以走了。

兒子：要不要我來說一個關於妳的故事？

母親：走，你可以走了，不是要走？

（母親再度去吸食蘑菇，而發出了舒服的沉吟。）

（兒子只是冷冷地望著母親。）

兒子：換我了，讓我來說一個關於妳的故事。

母親：注意你的位分和態度，你有甚麼資格……（被打斷）

（兒子忽然如觸電般全身顫抖。）

兒子：（痛苦大吼）啊啊！啊！啊啊啊啊！

（母親嚇到，立刻彈起去關心兒子。）

母親：小寶怎麼了！



(兒子瞬間恢復平靜，冷冷回著。)

兒子：媽，妳可以不要這麼怕我死掉嗎？妳讓我壓力很大耶。

(頓。)

兒子：我現在準備要說一個關於妳的故事，關於那個小房間的故事，但是媽，每一個故事都有其缺陷，沒有一個故事可以完整解釋所有的問題，到最後，也只是關於「相信」與否的事情罷了。妳相信宇宙的存在從一個大霹靂開始的嗎？

母親：我不懂甚麼大霹靂，布袋戲嗎？

兒子：妳搞得懂原子妳搞不懂次原子，妳搞得懂次原子妳也搞不懂量子，天體的運行與基因的排列太複雜了，所以我們把故事簡化、簡化、簡化，簡化成一個造物主創造了一切。就像他們解釋不了我所做的暴行，於是把理由簡化成一個疏於職守的母親，對吧？現在，我要說一個我簡化過的故事，關於這面牆背後小房間發生的事。

母親：我累了，我要睡了。

兒子：牆的後面發生過很多刑罰與暴行，妳卻說長出了可愛的風景，那我也沒差，不重要。我要說的是，當時我關在房間裡，屋頂就有點漏水了，房間很濕很冷，那時候的角落就長出了一個小東西，蘑菇。

(頓。)

兒子：有一次我餓了，就拔下來吃了。

母親：小寶，野生的蘑菇不能吃的……

兒子：媽，我知道為什麼妳看得到花園。

母親：你不該吃的，小寶。

兒子：我像是卜派吃了菠菜，我躺在那裡，大腦做著瑜伽，半月式、平衡木式、鴛鴦式，我的大腦都會！妳這輩子都不讓我去試試看我是誰，那時我開始知道我能是誰了。為什麼要閒置大腦那麼多空閒而不用呢？我的大腦迴路是能連接到宇宙衛星的。

母親：你去了哪？

兒子：(指著播放宇宙頻道的電視)我到了那啊，媽！那裡看得到真正的好山好水，山是地球的山，水是地球的水，妳看不到樓房、看不到人類、看不到沿海的導彈和軍事基地、看不到病毒細菌，就是壯觀、美麗、狂暴，這應該是我心靈該有的模樣，而不是被指責、論斷、被當成空氣！

母親：小寶，我們沒有這樣。

兒子：有！

母親：我看過你的筆記本，看過你的詩，你太有才華了。

兒子：妳以前不是這樣說的！

母親：你閃閃發亮，該被全世界看到。

兒子：妳就是全世界呀，媽，妳不是這樣教育我的嗎？

母親：我不接受這種控訴。

(兒子開始朗誦出他的詩句，情緒漸漸激動。)

兒子：*畸形的人來自激情的神*

*畸零人沒有辦法地靈人傑氣定神閒*

*以為人生快樂*

*卻被當成怪客*

*我只是個新生兒*

*卻被迫成競爭者*

母親：小寶，你聽我說……

兒子：*我有著相同的深情*

*卻因為愛著相同的身體*

*後悔沒有當初被剝掉*

*在這個血腥叢林不小心會被做掉*

*想要徜徉這汪洋，想要闖蕩得猖狂*

*卻成慌張的螳螂，看盡汪洋的蒼茫*

*世界這龐大機器早已將他框住，*

尿都可以吃了就別在那邊裝酷!  
一切都只能看著辦之後被躺著幹被放著爛!  
反正都是他們說的算,再賭爛只能補個幹!

母親：小寶，小寶！聽我說，我們重新說一個故事，說一個更美的故事。

（小寶的情緒漸漸激動，母親試圖安撫。）

母親：這面牆後面執行過刑罰，沒錯，那些回憶不快樂，但一隻堅持與固執的手不斷敲打牆壁的同一個點，咚、咚、咚，不停地敲，近乎偏執。終於，苦難與刑罰練就了一個最強大的你，一個結實的臂膀，一個堅實的拳頭，它打出的這一個洞，也打穿了一個希望的甬道，讓我們可以從洞中看到一個極其美麗的世界，來，小寶，來看一下。

（兒子在母親的帶領下來到了那個洞口，他往裡面看。）

母親：有看到嗎？

（兒子往漆黑的洞內看進去，沒有回應。）

母親：那是落葉呀，秋天來了，金黃的葉子落下卻被風揚起，秋末的黃昏融化了陽光而那是何等的溫柔，動物們慵懶的眼神，熊正在覓食著等待長眠的冬天，萬物各按其時，極其美好。

（兒子朝洞內凝視，半晌。）

兒子：從車頭殺到車尾時，我在心裡對自己說，只要有一個人跟我說，「朋友，停下來，我為你唸首詩吧。」我就願意停下來，但一個都沒有，一個都沒有。

母親：小寶，我為你唸首詩吧。

兒子：但妳不在那。

（兒子情緒漸漸逼近精神崩潰的邊緣。）

兒子：媽，妳不在那。

母親：小寶，你不是說你只存在於你的大腦嗎？下一句是甚麼？

兒子：我是一團原子，我存在於全世界。

母親：我也是啊，所以我在那，小寶我在那，乖，我在那。

兒子：妳也是一團原子嗎？妳化成了甚麼呢？我看著車廂廣告牌的頭像時我問：「媽，是妳嗎？」我踩著地上的鮮血時我問：「媽，是妳嗎？」當廣播說出了下一站的站名時，我仔細聆聽，問：「媽，是妳嗎？」當我從刀面中看到自己的倒影時我對倒影說：「媽，那是妳嗎？」

母親：小寶，是我。

兒子：有那麼一剎那，我受到了全車人的尊重，他們敬畏我，難怪妳總是想要我的敬畏，那感覺真的棒極了！低著頭的乘客抬起了頭，矜寡孤獨廢疾者皆跑了起來。

（小寶從自己的腰側抽出一把亮晃晃的水果刀。）

兒子：我手一舉，尖叫聲就揚起，我手放下，尖叫就降下，我持刀往前暴衝，尖叫聲也忽然暴衝，我頓時成為了交響樂團的指揮家（兒子拿著水果刀開始指揮，沉醉其中），我奏樂、我指揮、我存在。

母親：小寶，把刀放下來。

（兒子拿著刀子宛如走向隱形的人群，不斷揮舞，情緒瀕臨潰堤。）

兒子：我被踩到了痛處，  
痛苦的像被屠宰的動物！  
我試著讓自己殘忍，  
舉起拳頭戰鬥，試著不顫抖，  
卻更加的寒冷！

我頑固不住手，我殘酷得怒吼！  
我不想再失敗，卻不斷的失態！

我不想要敗北，寧願當個敗類。  
既然生來是怪物那邪惡也無罪。  
於是我變得嗜血，漸漸跟他們一樣，  
我為了抵抗暴力，只好用暴力抵抗！

母親：小寶，你不是怪物。

兒子：就算是，也要當最耀眼的！

母親：你很耀眼。

兒子：媽，列車為我而停駛了，妳從小瞧不起的孩子，連列車都擋得住。

母親：把刀放下了，小寶，你已經得到了想要的尊重了。

兒子：有嗎？

母親：大家都敬畏你呀！

兒子：然後我忽然想做一個實驗，我想知道他們敬畏的到底是甚麼。

（小寶將水果刀丟掉，刀子落到地面發出清脆聲響。）

兒子：我丟下了刀子，我丟下了刀子。

（頓。）

兒子：然後我發現，他們敬畏的不是我，他們敬畏的是一把切水果的金屬。  
所有的人撲向了我，拉扯我、揍我、踹我、踢我，他們連拿起一把金屬都要戴手套和小心翼翼，卻像對待野狗一樣蹂躪我！

（小寶絕望地蹲在牆角哭泣。）

兒子：媽咪，我不如一片金屬，我不如一片切水果的金屬，媽咪……

（母親起身，上前，蹲在兒子的身邊，撫摸著他的頭，給他秀秀。）

（兒子稍微平靜了下來，他蹲在牆壁的角落，幾乎隱藏在陰影中。）

母親：小寶，我不知道你這麼孤獨。

（小寶漸入平靜，投入母親的懷抱中，母親拍拍他。）

母親：但你以為自己只是一團原子，你當然只能孤獨。

兒子：但如果我不是原子的話，我是誰……？

母親：我接下來做的事是為你好，可能會有一點難受，但能給你最終的  
平靜。

兒子：妳要做甚麼？

（母親起身，遠離兒子。）

（兒子起身時，赫然發現身上被綁上了鐵鏈，而鐵鏈連接在牆上，他走了幾步路後就無法前進了，像是被拴在牆邊的狗。）

兒子：這幹嘛？

母親：狗鏈。

兒子：妳在安慰我的時候裝這個？

母親：小寶，你不是原子，我要把你體內那股邪惡的力量趕出來。

兒子：媽，妳瘋了，放開我！

（兒子開始奮力掙扎，鏈條發出喀拉喀拉的聲響，但無法扯斷。）

（在兒子掙扎的過程中，母親不疾不徐地拿出一些作法的道具，布置成了一個小型的祭壇。）

（兒子繼續掙扎著。）

兒子：這就是和妳說心事的下場嗎？

母親：我是愛你的。

兒子：今晚妳要怎樣才能放過我！

母親：我說過了，我今天是要來殺掉你腦中的怪物。

兒子：操。

母親：不要說髒話。

兒子：操！操操操！

（鏈子已被拉到最長，兒子不斷想要擺脫。）

(母親拿出了油，抹在兒子頭上。)  
(母親開始作法，對兒子唸了一串咒語。)  
(兒子痛苦，扭動和嘶吼。)  
(母親無動於衷，繼續抹油。)

兒子：媽，我想尿尿。  
母親：憋著。  
兒子：我想尿尿。  
母親：憋著！  
兒子：妳到底是受過多少傷害才要這樣傷害我？  
母親：魔鬼，出來！

(兒子開始尖叫。)  
(母親作法與唸咒，並播放驅魔歌，傳出令人不安的音樂。)  
(基本上咒語的重點在於其「音聲」而非文字，以下咒語僅供參考，重點是必須極具魔性。)

母親：天地玄宗，萬炁本根；廣修萬劫，證吾神通；三界內外，唯道獨尊；體有金光，覆映吾身；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包羅天地，養育群生；誦持萬遍，身有光明；三界侍衛，五帝司迎；萬神朝禮，役使雷霆；鬼妖喪膽，精怪亡形；內有霹靂，雷神隱名；洞慧交徹，五炁騰騰；金光速現，覆護真人。*Deplorable*、*Untouchable*、*Vegetable*、*Drinkable*、*Perishable*、*Recyclable*、*Valuable*、*Collectible*、*Unpredictable*、*Unmentionable*、*Changeable*、*Unchangeable*、*Fashionable*、*Indispensable*、*Horrible*、*Terrible*、*Respectable*、*Reliable*、*Unreliable*、*Agreeable*、*Incurable*、*Movable*、*Unmovable*、*Fungible*、*Redeemable*、*Deliverable*、*Unquestionable*……

(在母親的唸咒作法當中，兒子不斷嘶吼、扭動，展開了一連串的變形。)  
(兒子肢體麻痺、腫脹、抽蓄、扭曲、近似癲癇。)  
(兒子嘶吼、扭動，慢慢轉化成一個肌肉不聽使喚的肌肉麻痺患者。)  
(兒子嘶吼、扭動，慢慢顏面神經失調，講話咿咿啊啊。)

(兒子嘶吼、扭動，慢慢變成了一個猿人，發出狒狒的叫聲。)

母親：天地玄宗，萬炁本根；廣修萬劫，證吾神通；三界內外，唯道獨尊；體有金光，覆映吾身；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包羅天地，養育群生；誦持萬遍，身有光明；三界侍衛，五帝司迎；萬神朝禮，役使雷霆；鬼妖喪膽，精怪亡形……

(兒子嘶吼、扭動，漸漸變成一個侏儒。)  
(兒子嘶吼、扭動，漸漸變成一個娘娘腔。)

兒子：媽咪～我要洋娃娃～

(兒子嘶吼、扭動，漸漸變成一個不斷搓手的強迫症患者。)  
(母親語速加快並增大音量。)  
(兒子幾乎三秒一變，各種形體如風一般附著在他的身上，再如風而逝。)  
(終於……)  
(終於，兒子平靜了，他站著，像累了，沒有動作，眼神空洞。)  
(母親停止了唸咒，走到了兒子的面前。)

母親：還好嗎，小寶。  
兒子：還好嗎，小寶。  
母親：我是為你好。  
兒子：我是為你好。  
母親：你好漂亮。  
兒子：你好漂亮。  
母親：我們都一樣。  
兒子：我們都一樣。  
母親：真理。  
兒子：真理。  
母親：善與美。  
兒子：善與美。



(母親凝視著兒子，開始梳起自己的頭髮。)  
(兒子相同的鏡像動作，梳起自己的頭髮。)  
(母親去擁抱兒子，拍拍他。)  
(兒子去擁抱母親，拍拍她。)

母親：沒事了。  
兒子：沒事了。  
母親：你回來了。  
兒子：你回來了。  
母親：我幫你鬆開。  
兒子：好。

(母親幫兒子鬆開他的鐵鏈。)

母親：休息一下吧。噢，我好累。

(母親疲累地坐回躺椅上。)  
(兒子依然愣愣地，他宛如沉思中，而後對母親說。)

兒子：媽咪，我剛剛想通了一件事，為什麼我最愛的人會離開我了。  
母親：你終於頓悟了嗎？  
兒子：我們這麼像，我怎麼可能不孤獨呢，媽。  
母親：哎，你還是在反省別人。

(母親去拿起地上的鏈子，想要再拴住兒子。)  
(這次，兒子搶過母親手上的鏈子。)  
(母子一陣扭打，兒子用鏈子去勒住了母親的脖子。)

兒子：媽，我真的必須要離開妳了，對不起，真的對不起，但我要展開新的生活，不管是物理上還是心理上，我都決定要忘記妳和捨棄妳了，我想要自由，我真的只能這麼做了抱歉……

(半晌，母親漸漸失去了氣息，倒在了地上。)  
(兒子望著母親了無生氣的身軀。)  
(兒子放聲大哭。)  
(兒子一邊哭，一邊拖行母親的屍體，將屍體塞進了冰箱裡面。)  
(兒子驚恐，摀住胸口宛如氣喘發作，他去摘了一朵蘑菇，吃了下去。)  
(兒子陷入了沉吟，望著天空，驚魂未定地躺在躺椅上。)  
(半晌。)  
(冰箱忽然打開了。)

兒子：噢幹！

(母親走出冰箱，手上拿著飲料和胡蘿蔔。)

母親：為什麼冰箱那麼多垃圾食物？少吃反式脂肪的東西。

兒子：媽！

(兒子去擁抱母親。)

兒子：我剛剛以為妳不在了，媽……

母親：你希望我不在嗎？

兒子：我還沒準備好。

母親：對了，你知道隔壁住了一個老太太嗎？她老花眼後看不到報紙上的字，有一天她拿出放大鏡朝某個字，一直看想要把它給看懂，你知道她現在在哪嗎？

兒子：在哪？

母親：她還在那。

兒子：哈哈哈哈哈。

(兒子噗哧笑出，母也笑了，兩人像講了一個心照不宣有默契的破冰笑話。)  
(母親回到躺椅上，吃了一口蘑菇，陷入了沉吟，從牆上的洞望出去。)

母親：你看，外面起霧了，但仍然能看見沒有盡頭的冰川，你瞧瞧那雪





花多麼細緻，像一根小小的針卻毫無分叉，地上有著五個肉墊的腳印，唯一能融化一片雪白蒼茫的是那一顆雲上太陽，天寒地凍，陽光普照。

（兒子冷冷地望著母親，似乎做出了一個痛苦的決定。）

兒子：如果沒有這個洞會怎麼樣？如果牆後甚麼都沒有會怎麼樣？

母親：說甚麼傻話。

兒子：我沒有想要傷害妳，但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母親：你要幹嘛？

兒子：我想回到起初，我沒有被關進去過，牆角沒長出過蘑菇，牆沒有洞。

母親：回不去的呀，傻孩子。

兒子：媽，妳說了一輩子的故事並沒有帶給我們幸福與幸運，那要不要說說看別的故事？

母親：我說的都是真實的故事。

兒子：我現在問妳，妳到底從這個洞裡看到了甚麼？

母親：你甚麼意思？

兒子：一下子綠意盎然，一下子又秋風落葉、冰天雪地，這不可能同時是花園又同時是冰川吧，妳真的有從裡面看到東西嗎？

母親：我不懂你在說甚麼。

（兒子緩緩走到了那個洞旁邊。）

兒子：媽，準備好了嗎？

母親：你要幹嘛？

（兒子的手放在那個洞的邊緣，開始撕了起來。）

（那個洞翹起了一個角，原來那個漆黑的洞，只是一張黑色的貼紙！）

母親：你要幹嘛，你不要亂來！

（兒子繼續撕下那張黑色的貼紙，而漸漸露出來的，是一片完整的牆。）

兒子：你到底看到甚麼？星辰？冰川？各種野獸和睦相處？花香？鳥鳴？

母親：住手、住手、住手！不要亂來！

（兒子完全撕掉了那個洞，一整張黑色的貼紙在他手上晃啊晃。）

（貼紙後頭露出的是一面堅實的、根本沒有洞的牆壁。）

（兒子將那一張漆黑的紙給揉爛。）

兒子：媽，根本沒有洞啊，妳到底看到了甚麼？是有透視眼？

（母親去捶打兒子，兒子格擋。）

母親：你太卑鄙了，低級！

兒子：對啊，我卑鄙，我低級，但牆沒有洞啊。

（母親徹底被擊垮了，完全洩了氣。）

（兒子面帶微笑，是勝利的愉悅。）

兒子：媽，感覺很糟嗎？

（頓。）

兒子：現在是甚麼感覺，可以形容一下嗎？

（頓。）

兒子：尷尬？很糗？不爽？我說的有像嗎？

（頓。）

母親：可不可以別再這樣？

兒子：妳喜歡說真理，我喜歡談真相。

母親：可不可以停止了，我今天很累了。

兒子：停止甚麼？  
母親：離開吧，讓我靜一靜，不要出現在我面前。  
兒子：不是要我留下嗎？  
母親：要走請走。  
兒子：可是外面暴風雨，出去很危險耶。  
母親：拜託你了。  
兒子：還是要我把貼紙貼回去？還有黏性耶。  
母親：從我的生活消失吧，這是我對你唯一的要求。  
兒子：以後可以不要逼我活在妳的幻夢裡了嗎？  
母親：你放心，絕對可以的。我已經快死了，絕症末期。

（兒子愣住。）

兒子：這又是甚麼花招？  
母親：檢查報告收在抽屜裡，你可以去看。

（兒子去抽屜拿出體檢報告，注目良久。）

兒子：妳不要耍我喔。  
母親：你不信可以打到醫院去問。  
兒子：妳的大腦斷層掃描怎麼這樣……？  
母親：我的腦袋已經快被腐蝕光了。  
兒子：妳到底是吃了多少蘑菇可以吃成這樣？不對，妳給我看假的氣象，騙我有暴風雨，又東拉西扯一大堆，這也是假的吧！  
母親：東拉西扯只是希望你今晚不要走。  
兒子：搞不好這也是一招啊！  
母親：我目送你離開太多次了，今晚我希望你留下來，換你送我。

（頓，兒子望著手上的大腦斷層掃描圖片、檢驗報告。）

母親：我全身上下都是一顆蘑菇了。  
兒子：為什麼？

母親：我上癮了。  
兒子：腦袋的掃描一片模糊，妳到底怎麼把自己搞成這樣的啊？  
母親：為了找你。

（頓。）

兒子：甚麼意思？  
母親：有一次我把你關在牆後的小房間，我開門要放你出來，發現你躺在角落，眼神空洞出了神，我把你抱出去，卻發現你變輕了，我知道有東西離開了你的身體。你在我面前，但你不在那。  
兒子：我怎麼不記得。  
母親：你當然不記得，因為你不在那。我看到角落長出的蘑菇，我懂了，你去了身體到不了、只有大腦到得了的地方。  
兒子：妳為了找我，摘蘑菇吃？  
母親：既然在生活中我們相恨，那我想去意識中找你。  
兒子：所以妳去過哪？  
母親：太多了，北極的冰川、南方的叢林、東南亞的市集、土耳其的清真寺、葉門的龍血樹、黃瓜樹、驚心動魄的血紅色海灘、渾然天成如潑墨般的彩虹山、可可西海灘上巨大的摩拉機巨石、土生土長的恐龍蛋、石火山……，我摘下了一朵又一朵的蘑菇，直到有一天我沉到了海底，一直沉、一直沉、一直沉，在沉沒的過程中我看到了海底的警報水母、後肛魚、龐貝蟲、大眼烏賊、透明海參、火鶴舌蝸牛、小飛象章魚、彩虹鰻……，但這一切美不勝收的被造物都沒有讓我忘記初衷，找到你。直到有一天我沉到了海底，仰躺透過海面看到了天上的星辰，我才赫然驚覺，天啊，我找到了離你最遙遠的地方。  
兒子：媽，我不在海底，我到了別的星球。  
母親：我發現了。  
兒子：最大的刑罰不是禁閉，而是毫無邊際。這面牆的背後才不是甚麼花園，牆的後面是星系、銀河，是宇宙。

（兒子開始去推那一面牆。）

(母親也跟上，一起推那一面牆。)  
(咖拉一聲，牆鬆動了，開始緩緩往後倒。)  
(轟隆一聲，牆倒了，而我們也看到了牆後的世界……)  
(甚麼都沒有。)  
(燈暗。)

## 第二場：郵票

(兒子站在廣闊無邊際的星球上，瞭望著宇宙。)  
(背後的巨大投影，有星體運行、偶有行星碎片，有一顆藍色的星球。)

兒子：太大了，有點太大了……

(兒子遊走在廣闊無一物的空曠中，可以踢踢塵沙，可以玩玩石頭。)

兒子：我記得我是往下墜，怎麼會到了更高的地方？一切的運行看起來井然有序，這裡真的曾經混沌嗎？宇宙還在不斷膨脹中，但它真的曾經是空無的一個點嗎？就因為偶然，現在變得如此壯觀、美麗、狂暴嗎？哈囉，有人在嗎？有人在嗎？

(無人回應，一片靜寂。)

兒子：(雙手摀成筒狀吶喊)欸！

(沒有回應。)

兒子：連回音都沒有。

(兒子撿起了一顆石頭，使勁丟向了遠方，石頭飛往了側台。)

(兒子轉身，此時後方才傳來了一聲喊。)

場外聲：阿嗚！

(麥可·傑克森出場，他用經典的月球漫步方式倒著走，到了兒子身邊。)

兒子：是你！  
麥可·傑克森：阿嗚！

(麥可·傑克森重複幾個經典的舞蹈動作，和其招牌的喊聲。)

麥可·傑克森：阿嗚！  
兒子：原來你在這裡！  
麥可·傑克森：阿嗚！  
兒子：以前就聽說過你是外星人。  
麥可·傑克森：阿嗚！  
兒子：沒想到可以在這裡見到你！  
麥可·傑克森：阿嗚！  
兒子：你自己嗎？這裡還有別人嗎？  
麥可·傑克森：阿嗚！  
兒子：你在這沒有觀眾呀，那怎麼辦？  
麥可·傑克森：阿嗚！  
兒子：你真的很愛表演耶，你知道嗎，你離開後還沒有人超越你耶。  
麥可·傑克森：阿嗚！  
兒子：不知道當一個巨星的感覺是甚麼。  
麥可·傑克森：阿嗚！  
兒子：你的喪禮被全世界實況轉播時，你有在看嗎？  
麥可·傑克森：阿嗚！  
兒子：你好多不同的傳說，可以現在問你嗎？  
麥可·傑克森：阿嗚！  
兒子：你到底是怎麼死的啊？這還是個懸案。  
麥可·傑克森：阿嗚！

兒子：你可以告訴我你到底是怎麼死的嗎？

麥可·傑克森：阿嗚！

兒子：阿嗚！

麥可·傑克森：阿嗚！

兒子：我一直都很喜歡 Michael……

麥可·傑克森：阿嗚！

兒子：Jordan。

麥可·傑克森：阿嗚！

兒子：好多好多你的傳言，但我猜你沒打算跟我講吧……

麥可·傑克森：阿嗚！

兒子：可以摸一下你的鼻子嗎？

麥可·傑克森：阿嗚！

（麥可·傑克森月球漫步倒退離去，開始在空曠的表面漫舞閒晃。）

兒子：我感覺他澎湃的靈魂在宇宙的浩瀚下黯然失色。

（愛因斯坦出場，拿著一個搖桿玩具，蹲在地上玩沙。）

兒子：咦，你也在？欸，我知道你！

（兒子走向愛因斯坦。）

（在兒子與愛因斯坦說話的過程中，麥可·傑克森仍不時會「阿嗚！」）

兒子：原來你也在这。

愛因斯坦：E is equal to MC squared.

兒子：Michael 在那邊，你們有聊過天嗎？

愛因斯坦：E is equal to MC squared.

兒子：他好像很孤單，你不去和他交個朋友？

愛因斯坦：E is equal to MC squared.

兒子：我問你，宇宙到底是無限大，還是非常大？

愛因斯坦：E is equal to MC squared.

兒子：時間有起點嗎？

愛因斯坦：E is equal to MC squared.

兒子：宇宙有像牆壁那樣的邊界嗎？

愛因斯坦：E is equal to MC squared.

兒子：有能夠解釋一切的理論嗎？

愛因斯坦：E is equal to MC squared.

兒子：你有後悔做過的事情嗎？

愛因斯坦：E is equal to MC squared.

兒子：你有考慮過整理頭髮嗎？

愛因斯坦：E is equal to MC squared.

兒子：多久後會感覺無聊啊？

愛因斯坦：E is equal to MC squared.

兒子：那是甚麼玩具，可以借我嗎？

愛因斯坦：E is equal to MC squared.

（兒子擅自取走愛因斯坦手中的搖桿。）

愛因斯坦：E is equal...Give it back to me, fuck you!

（麥可·傑克森又用月球漫步倒退出來，不時做出經典轉身動作。）

（麥可·傑克森和愛因斯坦的聲音形成一種此起彼落的節奏。）

麥可·傑克森：阿嗚！

愛因斯坦：E is equal to MC squared.

麥可·傑克森：Michael！

愛因斯坦：E is equal to MC squared.

麥可·傑克森：阿嗚！

愛因斯坦：E is equal to MC squared.

麥可·傑克森：Michael！

（兒子手上拿著那個搖桿，望著遠方的藍色星球。）

兒子：我看著手上的搖桿，我不知道怎麼玩，上面有一個按鈕，我該按下嗎？

（兒子搖動手上的搖桿，背後投影的星球畫面會順著移動。）

兒子：很像甚麼第一人稱視角的射擊遊戲。

（毛澤東出場。）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兒子看到毛澤東。）

兒子：噢，感覺很熱心，有人可以教我了。

（兒子走向毛澤東。）

兒子：嗨，終於有說一樣的語言的了。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兒子：（指著搖桿）你知道這個怎麼玩嗎？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兒子：咦，我好像在包包和菸盒上看過你？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兒子：（指著搖桿）你知道這個按鈕是幹嘛的嗎？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兒子：要和我一起玩耍嗎？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兒子：你會寫詩嗎？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兒子：欸，我有時會感覺有怪物住在我身體裡控制我，你也會嗎？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兒子：我有時閉上眼睛就聽到槍聲，你能幫助我嗎？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兒子：我有時會有想毀了一切的衝動，你可以救我嗎？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兒子：我是不是有病？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兒子：以前輔導室老師跟我說，暴力不能解決問題。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兒子：我跟老師說，我他媽的又沒有要解決問題！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兒子：我不解決問題的，我就是問題。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兒子：你相信教育能改變人心嗎？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兒子：我真的很欣賞熱心助人的人，謝謝你……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兒子：謝謝你陪我聊天，我覺得很開心。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兒子：我很喜歡你的髮型。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兒子：謝謝你陪我，謝謝你……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頓。）

兒子：那……你不陪我玩的話，這按鈕我就自己按了喔？

（兒子按下了搖桿上的按鈕。）

（轟！藍色的星球上，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蘑菇。）

（那是蕈狀雲，又稱蘑菇雲，是一種由煙塵組成的蘑菇狀火積雲，通常由大爆炸引起的水蒸氣壓縮造成。）

（投影日期：1945年8月13日。）

（同時，麥可·傑克森、愛因斯坦、毛澤東都敬畏地望著巨大蘑菇。）

(隨即，他們開始焦躁地群魔亂舞。)

麥可·傑克森：阿嗚！

愛因斯坦：E is equal to MC squared.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麥可·傑克森：Michael！

愛因斯坦：E is equal to MC squared.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麥可·傑克森：阿嗚！

愛因斯坦：E is equal to MC squared

麥可·傑克森：Michael！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兒子坐下來，望著藍色星球，望著蘑菇，望著三人的亂舞。)

(觀看片刻，好像有點了無新意。)

兒子：突然有點想念擁擠的夜市，來寫點詩吧。

(麥可·傑克森、愛因斯坦、毛澤東開始跳起壓抑與痛苦的肢體舞蹈，不再發聲吶喊，而改為舞動中真實的喘息與聲響。)

(兒子拿出紙筆，慢慢地寫，一邊寫、一邊漫步、一邊唸出。)

兒子：在天旋地轉時曾經想往下跳

讓血壓往下掉

人生不能再往下鬧！

在下墜過程逼近地表一片荒涼

砰！竟然降落在妳身旁！

(母親出場，在舞台上遙遠的它方，逕自唸著屬於她的詩。)

母親：嘿，你怎麼獨自在這發抖

是否也想掙脫生命的枷鎖

承諾都能打破還有甚麼能夠 follow ？

不如這樣吧，你來當我的花朵

(母親與兒子在廣大的星球上最遙遠的兩端。)

(他們隨意遊走，各自吟詠。)

兒子：如果未來日子我們也會講過恨

如果互相折磨是我們的強迫症

母親：如果嘴巴不拿來親吻

傷人的字句怎能輕省

兒子：如果變強需要理由那是想要變成妳的偶像

如果流浪需要理由那是想要帶妳世界走唱

如果有天我變老、變壞、變成人模狗樣……

(母親接下了這一句話。)

母親：別放棄我、別忘記我、人生本來就有惆悵

(母親與兒子在星球的兩端，看見了彼此。)

母親：準備好了嗎一起往未來看了吧！

老舊的傷心的派對讓它散了吧！

兒子：如果有天末日到來黑暗將你我籠罩？

母親：不要害怕這些破事我將會給你擁抱！

兒子：如果我們逃亡終究逃不過海嘯？

母親：沒有遺憾了那之前幸福已來到。

(母親與兒子走到了彼此的面前。)

兒子：妳怎麼在這裡？

母親：找人。

兒子：妳怎麼來的？

母親：和你一樣。

兒子：妳怎麼變這麼年輕呀，好漂亮。

母親：因為我現在是你心中的模樣。

兒子：妳好美，但我卻沒有任何幻想。

母親：因為你只是個胚胎啊，小可愛。

兒子：沒有人會對胚胎說話的……

母親：我會呀。

（母子看向藍色地球上巨大的蘑菇，蘑菇一直在緩緩地膨脹擴散。）

兒子：媽，我按了這個按鈕，我好像搞砸了。

母親：給它一點時間。

兒子：時間是甚麼？

母親：時間是把我們包起、讓我們可以在裡面做夢的睡袋。

兒子：妳是要來殺掉我腦中的怪物嗎？

母親：我是來和怪物吹吹風的。

兒子：媽，我好怕，我覺得我搞砸了。

母親：不要怕。

兒子：如果末日要來了怎麼辦？

母親：不要怕。

兒子：如果末日都不來怎麼辦？

母親：不要怕。

兒子：如果這是我們最後的清晨了怎麼辦？

（頓。）

母親：不要怕。

（母親與兒子望著那巨大的蘑菇。）

兒子：我好像聞到蘑菇的味道了，它飄過來了。

母親：嗯……

兒子：噢……

（母親與兒子發出舒服的沉吟，躺在地上。）

（麥可·傑克森、愛因斯坦、毛澤東也聞到了蘑菇的味道。他們也躺在了地上，發出了沉吟。）

（一段很久的寂靜，他們就是處在當下。）

（比安靜還安靜，比沉默還沉默。）

（兒子舉起了手，指著天上。）

兒子：媽，妳有看到嗎？水在往上流耶！

母親：有，躺在地上的樹站了起來。

兒子：地上枯葉，被吸回了枝頭。

母親：蒼翠的大樹，縮回土壤。

兒子：滿地的熔岩流回火山口。

母親：你看，那個高聳的海嘯，退回了汪洋。

兒子：農田變成海了耶。

母親：地上的積水往天空飄了上去。

兒子：宇宙在縮小耶，媽！

母親：變成一顆核桃。

兒子：真的！

母親：我看到你了小寶，你倒退回來了，把門關上。

兒子：皺摺變平了，白髮變黑了。

母親：紙張上的字一個一個消失了。

兒子：我看到妳了，媽，妳好年輕。

母親：我們相愛。

（頓。）

（兒子哭了，又或者不哭。）

兒子：為什麼這麼快。

母親：終究會來的。

兒子：我們現在是要睡著了，還是要醒來了？

母親：都是。

兒子：我們現在是要睡著了，還是要醒來？

母親：都是。

（麥可·傑克森、愛因斯坦、毛澤東，都安然酣睡了。）

（燈光漸漸暗去，吞沒了母子，也吞沒了星辰。）

（黑了。）

## 終場：無花果

（場上和開場的布置一樣，角色的狀態與位置剛開始也一樣。）

（一開始場上有一台電視機，雜訊。）

（兒子拿了一個新的機上盒，去接上電視，幾個雜訊之後，電視螢幕出現。）

（母親泡好了一杯茶，坐到了安樂椅上。）

（兒子轉動頻道，經過了新聞台、體育台、電影台，最後停到了類似  
**Discovery** 科普類的銀河探索節目。）

（電視的畫質並不佳，裡面是宇宙、行星、各種星體運行的畫面。）

兒子：可以看了喔。

母親：嗯。

兒子：又看宇宙頻道喔。

母親：換一個頻道吧。

兒子：不看這個啦？

（母親轉換頻道，換到了動物星球之類的頻道。）

（頻道中，獅子正在追殺羚羊，並且啃食羚羊的肉……）

（頻道中，幾隻熊互相打架，咬破了對方的胸口……）

（頻道中，禿鷹去吃腐爛的屍體……）

兒子：這是循環的節目嗎，好像看過啊？

母親：對。

兒子：這是開始還是最後啊？

母親：都是。

兒子：開始還是最後？

母親：都是。

兒子：（看著影片）天啊，好殘暴喔！

（母親把遙控器給兒子。）

母親：你來轉台吧，看自己想看的。

兒子：妳不看啦？

母親：對了，很多營養保健的資訊我都抄了下來貼在冰箱上了，家裡也換了新的空氣濾淨器你要記得開，還有你洗衣服時要檢查口袋，不要又把衛生紙洗了全部都是，銅板也要拿出來，不然洗衣機卡住壞掉要修很貴。

兒子：妳要出門？

母親：對。

兒子：妳要出門？妳從來不出門的耶！

母親：要走了。

兒子：幹嘛啦，還早啊，要去哪？

母親：去哪喔，一個護照上沒蓋過章的地方。

兒子：晚點再走吧，現在外面太陽很大耶。

母親：曬曬太陽很好呀。

兒子：不好，一點都不好。

（兒子轉台，播報氣象的頻道。）

氣象：這幾天全臺的紫外線指數都在過量級以上，今天更是會到達紫色的危險級，若要欣賞海景的話，請務必戴墨鏡和擦防曬油，但最





好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包得緊緊的，或者根本不要出門。

兒子：現在出去是要被曬死喔。

母親：（看了看窗外）看起來還好啊。

兒子：紫外線是看不到的，等曬傷妳就知道了。

（母親又看了看氣象，坐下，並把氣象開到靜音。）

（電視中持續反覆播放著氣象頻道，是調到無聲的狀態。）

母親：要聊聊嗎？

兒子：好啊。

母親：最近怎麼樣啊。

兒子：還行。

母親：我泡杯營養食品給你吧。

兒子：我今天吃過了啦。

母親：你需要好幾卡車的營養，你那樣吃根本不夠的。

兒子：我不要啦！

（母親起身去拿出一堆營養食品，瓶瓶罐罐、各種不同款式。）

兒子：媽，不要，我已經夠飽了。

母親：你虛弱成這樣。

兒子：媽，不要都給我吃，妳自己吃了嗎？

母親：我？

兒子：我幫妳泡一杯吧。

（母親愣住了。）

（兒子去幫母親泡了一杯營養食品。）

（母親喝了下去。）

母親：原來味道這麼甜啊？

兒子：再一杯吧。

母親：你喝吧，小寶。

兒子：不然這樣吧，我最近在研究咖啡豆，試試看我泡的咖啡？

母親：小寶，我昨天幫你打掃房間時，不小心看了你的電腦。

（頓。）

兒子：我有鎖門，妳怎麼進來的？

母親：你有鎖窗戶嗎？

兒子：天啊，妳太誇張了啦！

母親：我幫你打掃房間啊，這樣不好嗎？

兒子：妳有看到甚麼嗎？

母親：我查了你的網路搜尋記錄。

（頓。母親拿出手寫的記錄唸出來。）

母親：你在凌晨兩點四十五分的時候搜尋了幾個毒品。

兒子：拜託，那只是好玩。

母親：你在凌晨三點多的時候搜尋了「失眠怎麼辦」，快四點的時候你輸入了「炮友」，這些都不打緊，但你在凌晨快五點的時候搜尋了「生命的意義」。

（頓。）

母親：小寶，你搜尋到了甚麼嗎？

兒子：兩億四千九百萬筆資料。

母親：看完了嗎？

兒子：看完了。

母親：有搜尋到甚麼有道理的，可以和媽媽分享嗎？

（頓。）

兒子：沒有，一個都沒有。

(頓。)

母親：不要放棄，會有第兩億五千萬筆資料、第兩億六千萬筆資料的……

兒子：好，我會再跟你說。

母親：不用啦，你自己找到就好。

兒子：你留下來呀，洗衣機我不會用啊。

母親：你會的啦。

兒子：啊不是要喝我泡的咖啡？

母親：你是我兒子，我用想像都知道你泡的咖啡的味道。

兒子：你走了我要吃甚麼？我只會吃鹽酥雞喔。

母親：你會吃膩的。

兒子：外面太陽那麼大還要出去，氣象都說了。

母親：小寶，這氣象是預錄好的，它已經在重播了。

(頓。)

母親：今天的天氣正好，和煦的陽光配上我年輕的那一副墨鏡正好。

兒子：媽，外面的風景哪有這個洞看出去的風景好呀！

(兒子走到了那面牆的洞旁，往外看去。)

兒子：媽，看看那天上撒下的光、春意盎然正要吐露的枝桠，每一顆晶瑩剔透的露珠在閃耀發光，仔細聽還有潺潺的流水聲，噢，當然還有那滿天的星辰了……

母親：小寶，想聊聊牆後發生的事嗎？

(頓。)

母親：說說心底話吧，我們都沒有好好聊過。

(頓。)

兒子：我其實常常在想為何我能夠被那樣對待，如果再一次我大概還是會把牆給打穿一個洞，裡面的哭聲、喊叫聲外面都聽不到，都被關在那個房間和我的腦袋深處了，我永遠記得你的無動於衷，永遠記得無論我怎麼嘶吼尖叫你都面不改色、安然淡定，永遠記得我使勁敲著門卻只聽得到外面的電視聲，如果沒有被關起來，我大概一輩子也不會發現角落長出的邪惡的蘑菇，如果……

(母親頓時給兒子一個擁抱。)

(兒子停止了言語。)

(一段沉默。)

兒子：媽，你還記得我們當時走在西區的老舊街道上嗎？

母親：記得呀。

兒子：你帶我看電影，卻都在旁邊偷睡覺，常常被我叫醒，記得嗎？

母親：當然記得呀。

兒子：你知道他們在哪嗎？

母親：在哪？

兒子：我們還在那。

(母親噗哧笑出，兒子也笑了。)

(隨即，一段沉默。)

母親：以後營養食品要吃喔。

(頓。)

兒子：盡力而為。

母親：乖。

兒子：再陪我一下。

母親：差不多囉。

兒子：急甚麼啦！

母親：我們沒有急，我們一直都很慢，是最後一秒本來就長這樣。

兒子：不然隨便再和我說個故事吧，聽過也沒關係。

母親：那我說個從來沒講過的。

兒子：怎麼可能沒講過！

母親：是我生你的時候發生的事。

兒子：好。

母親：生完你後，我去了恢復室，稍微清醒後，我望著一旁同一個病房的室友，我和她說：「嘿，我當媽了耶，是個男生。」室友沒有理會我，我又說了一次，「嘿，我當媽了耶，是個男生。」她回頭跟我說，不要吵她，這是單人房。

（頓。）

母親：我說，如果妳住的是單人房，那我是誰？我的室友，我的病友，開始看起自己的書，不再和我講話，而她真實的存在，會開門上廁所、會吃飯、會看電視。後來，她被送出去了，出去前她跟我擠了一下眼睛，而她留下的疑問就在我生下你之後不停地問自己，「如果這是單人房的話，那我是誰？」很久很久以後，這句話只簡化成了三個字，我是誰。

（頓。）

兒子：媽，我知道妳是誰。

（頓。）

兒子：妳是我媽呀。

（燈光微微地轉換。）

（母親消失了。）

（兒子老了，佝僂的身形。）

兒子：我還記得離開前，我跟母親道歉，因為我的出現，讓她無法實現

她小時候的夢想，成為一個詩人，或至少，成為一個有詩意的人。但母親只是跟我說，有，她寫出了一首偉大的詩，而後她溫柔地望著我，我知道，我就是那首詩，她唯一的作品。我這輩子都希望她能問我一句話，就是我原諒她了嗎？但後來我發現，我需要原諒的是自己。但那需要多久呢？十年？二十年？我只知道需要很久，真的很久，但很久是多久呢？

（兒子望著遠方，那是一個胸懷宇宙的人才能看到的遠方。）

（一段沉默。）

兒子：很久到了。

（燈光轉換。）

（兒子望著撒下的光，他知道那是母親。）

（燈漸暗。）

（燈全暗。）

（全劇終。）